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E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尤利西斯

(上)

远方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尤利西斯
(中)

远方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EJINSHUBAIB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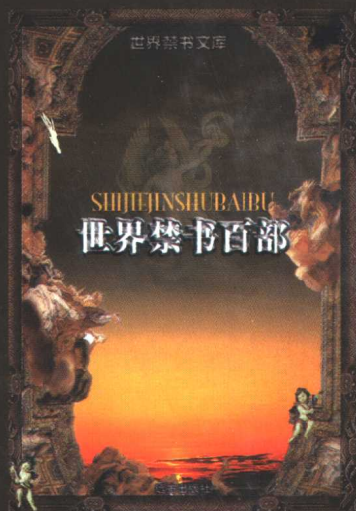
世界禁书百部

尤利西斯
(下)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顺义 胡丽娟

封面设计：大盟文化



ISBN 7-80595-696-0



9 787805 956961 >

ISBN 7-80595-696-0 / I · 275

全套定价(共100卷): 7960.00元

世界禁书文库

尤利西斯

(上)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李 进 译

世界禁书文库

尤利西斯

(中)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李 进 译

世界禁书文库

尤利西斯

(下)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李 进 译

第一部

第一章

体态丰满而有风度的勃克·穆利根从出现在了楼梯口。他手里托着一钵肥皂沫，上面交叉放了一面镜子和一把剃胡刀。他没系腰带，淡黄色浴衣被习习晨风吹得稍微向后蓬着。那只钵被他高高举起，吟诵道：

我要走上主的祭台。

他停住了，朝那昏暗的螺旋状楼梯下边瞥了一眼，粗声粗气地嚷道：

“上来，金赤。上来，你这敬畏天主的耶稣会士。”

他庄严地走了过去，登上圆形的炮座。他朝周围张望着，肃穆地对这座塔和周围的田野以及逐渐苏醒着的群山祝福了三遍。然后，他一瞧见斯蒂芬·迪达勒斯就朝他弯下身去，望空中迅速地画了好几个十字，喉咙里还发出咯咯声，摇着头。斯蒂芬·迪达勒斯气恼而昏昏欲睡，双臂倚在楼梯栏杆上，冷冰冰地瞅着一边摇头一边发出咯咯声向他祝福的那张马脸，以及那顶上并未剃光、色泽和纹理都像是浅色橡木的淡黄头发。

勃克·穆利根朝镜下瞅了一眼，把钵飞快地合上了。

“回到营房去，”他严厉地喝斥道。

世界禁书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接着又用布道人的腔调说：

“啊，亲爱的人们，这是真正的克里斯廷：肉体 and 灵魂，血和伤痕。请把音乐放慢一点儿。闭上眼睛，先生们。等一下。这些白血球有点儿不消停。请大家肃静。”

他朝上方斜睨，悠长地低声吹了下呼唤的口哨，随后停下来，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那口洁白齐整的牙齿有些地方有金光在闪耀。克里索斯托。两声尖锐有力的口哨划破寂静回应了他。

“谢谢啦，老伙计，”他精神抖擞地大声说。“蛮好。你愿意帮我将电灯关上吗？”

他从炮座上跳下来，非常凝重地望着那个观看他的人，并将浴衣那宽松的下摆拢在小腿上。他那郁郁寡欢的胖脸和阴沉的椭圆形下颚令人联想到中世纪作为艺术保护者的高僧愉快的笑意。在他的唇边徐徐地绽出了。

“真是令人发笑。”他快活地说。“你的姓名荒唐之极，一个古希腊人。”

他友善而打趣地指了一下，一面暗自笑着，往胸墙那里走去。斯蒂芬·迪达勒斯爬上塔顶，无精打采地在他身后走了一半，就在炮座边上坐下来，静静地望着他怎样把镜子靠在胸墙上，将刷子在钵里浸了浸，往面颊和脖颈上涂起皂沫。

勃克·穆利根情绪高昂地继续讲下去。

“我的姓名也荒唐：玛拉基·穆利根，两个扬抑抑格。可它带些古希腊味道，对不？正像只公鹿一样轻盈快活。咱们总得去趟雅典。我要是能从姑妈身上挤出二十镑，你肯一道去吗？”

他把刷子撂在一边，开心地大声笑着说：

“他去吗，那位枯燥乏味的耶稣会士？”

他闭上嘴，仔细地刮起脸来。

“告诉我，穆利根，”斯蒂芬悄悄地说着。

“嗯？乖乖。”

“海恩斯还要在这座塔里呆上多长时间？”

勃克·穆利根从右肩侧过他那半边刮好的脸。

“老天啊，他真是令人厌恶的小子，”他坦率地说。“这种笨头笨脑的撒克逊人，他就没把你看作一位有身份的人。天哪，那帮混账的英国人。腰缠万贯，脑满肠肥。因为他是牛津出身呗。喏，迪达勒斯，你才真正有牛津派头呢。他捉摸不透你。哦，我给你起的名字再好不过啦：利刃金赤。”

他小心翼翼地刮着下巴。

“他整夜都在说着关于一只什么黑豹的梦话，”斯蒂芬说，“他的猎枪套在哪儿？”

“一个值得让人同情的疯子！”穆利根说。“你有些胆怯吗？”

“当然了，”斯蒂芬感到恐怖越来越近，热切地说，“黑咕隆咚地在郊外，跟一个说话颠三倒四要射杀一只黑豹的陌生人呆在一块儿。你曾救过快要淹死的人。可我不是英雄。要是他继续呆在这儿，多一天那我就走。”

勃克·穆利根朝着剃胡刀上的肥皂沫皱了皱眉，从坐着的地方跳了下来，急切地在裤兜里摸索着什么。

“大事不好了，”他瓮声瓮气地嚷道。

他来到炮座跟前，把手伸进斯蒂芬的胸兜，说：

“把你那块鼻涕布借咱使一下。我要用它来擦擦刀。”

斯蒂芬听任他把那条皱巴巴的脏手绢拽出来，捏着一角，把它抖落开来。勃克·穆利根干净利索地揩完剃胡刀，望着手

绢说：

“‘大诗人’的鼻涕布。属于咱们爱尔兰诗人的一种新的艺术色彩：鼻涕绿。它的滋味仿佛就能在嘴里尝到，对吗？”

他又跨上胸墙，眺望着都柏林湾。他那浅橡木色的黄头发微微飘动着。

“喏！”他安详地说。“这海正如阿尔所说：一位慈祥的母亲？鼻涕绿的海。使人的睾丸紧缩的海。到葡萄紫的大海上去。喂，迪达勒斯，那些希腊人啊。我必须让你清楚。你非用原文来读不可。海！海！她是我们的伟大可爱的母亲。快点过来看呀？”

斯蒂芬站起来，走到胸墙跟前。他斜靠在胸墙上，俯瞰水面和正在驶出国王镇港口的邮轮。

“我们的强有力的母亲，”勃克·穆利根说。

他那双目光锐利的灰色眼睛猛地从海洋移到斯蒂芬的脸上。

“姑妈认为是你杀了你母亲，”他说。“所以她不让我跟你有任何往来。”

“她是被别人杀的，不是我，”斯蒂芬神色阴郁地说。

“该死，金赤，当你那位奄奄一息的母亲央求你跪下来的时候，你不应该袖手旁观，”勃克·穆利根说。“我跟你一样是个冷血的动物。可你想想看，你那位快咽气的母亲恳求你跪下来为她祷告。而你拒绝了。你身上有股邪气……”

他忽然打住，又往另一边面颊上轻轻涂起肥皂沫来。一抹宽厚的笑容使他撇起了嘴唇。

“然而是个可爱的哑剧演员，”他自言自语着。“金赤，所有的哑剧演员当中最可爱的一个。”

尤 利 西 斯

他仔细地把脸刮得挺匀净，默默地，专心致专地。

斯蒂芬一只肘支在坑洼不平的花岗石上，手心扶额头，凝视着自己发亮的黑上衣袖子那磨破了的袖口。痛苦——还说不上是爱的痛苦——煎熬着他的心。她去世之后，曾在梦中悄悄地来找过他，她那枯槁的身躯裹在宽松的褐色衣衾里，散发出蜡和黄檀的气味；当她带着微嗔一声不响地朝他俯下身来时，依稀闻到一股淡淡的湿灰气味。隔着褴褛的袖口，他瞥见被身旁那个吃得很好的人的嗓门称作伟大可爱的母亲的海洋。海湾与天际构成环形，盛着大量的暗绿色液体。母亲弥留之际，床畔曾放着一只白瓷钵，里边盛着粘糊糊的绿色胆汁，那是伴着她一阵阵的高声呻吟，撕裂她那腐烂了的肝脏吐出来的。

勃克·穆利根又揩了揩剃刀刃。

“啊，可怜的小狗！”他柔声说，“我得给你件衬衫，几块鼻涕布。那条二手货的裤子怎么样？”

“挺合身，”斯蒂芬回答说。

勃克·穆利根开始刮下唇底下凹陷的部位。

“不是什么正经玩艺儿，”他沾沾自喜地说，“应该叫作二腿货。天晓得是哪个患了梅毒的酒疯子丢下的。我有一条好看的细条纹裤子，灰色的。你穿上一定蛮帅。金赤，我不是在开玩笑。你打扮起来，真他妈的帅。”

“谢谢，”斯蒂芬说，“要是灰色的，我可不能穿。”

“他不能穿，”勃克·穆利根对着镜中自己的脸说，“礼数终归是礼数。他害死了自己的母亲，可是不能穿灰裤子。”

他迅速地将剃胡刀折了起来，用手指的触须抚摩着光滑的皮肤。

斯蒂芬将视线从海面移向那张有着一双灵活的烟蓝色眼睛

的胖脸。

“昨儿晚上跟我一道在‘船记’的那个人，”勃克·穆利根说，“声称你得了痴麻证这种病。他是康内利·诺曼的同事，在痴呆镇工作。痴呆性全身麻痹症。”

他用镜子在空中划了半个圈子，以便把这消息散发到正灿烂地照耀着海面的阳光中去。他撇着剃得干干净净的嘴唇笑了，露出发着白光的齿尖。笑声攫住了他那整个结实强壮的身子。

“看看自己吧，”他说，“你这丑陋的‘大诗人’。”

斯蒂芬弯下身去照了照举在跟前的镜子。有一道弯曲的裂纹，在镜面上映在镜中的脸被劈成两半，同时还映出了倒竖着的头发。他和旁人眼里的我就是这样的。是谁为我挑选了这么一张脸？这只要把寄生虫除掉的小狗。它也在这么问我。

“是我从老妈子屋里抄来的，”勃克·穆利根说。“对她就该当如此。姑妈总是派没啥姿色的仆人去伺候玛拉基。让他没有任何诱惑可以看到。而她的名字叫乌尔苏拉。”

他又笑着，挪开了斯蒂芬直勾勾地望着的镜子。

“凯列班在镜中照不见自己的脸时所感到的愤怒，”他说。“要是王尔德还在世，瞧见你这副尊容，那真是妙不可言啦。”

斯蒂芬问后走了几步，指着镜子沉痛地说：

“这就是爱尔兰艺术的象征。仆人的一面有裂纹的镜子。”

勃克·穆利根突然挽住斯蒂芬的一只胳膊，同他一道在塔顶上转悠。揣在兜里的剃胡刀和镜子发出相互碰撞的丁当声。

“像这样拿你取笑并不公正的，金赤，对吗？”他亲切地说。“鬼才会知道，任何人都没有你有骨气。”

又把话题岔开了。他惧怕我的艺术尖刀，正如我害怕他的

冷酷无情的钢笔。

“仆人用的有裂纹的镜子。把这话讲给楼下那个牛津家伙听，向他挤出一基尼。他的眼中只有钱，根本没把你看在眼里。他老子要么是把药喇叭根做成的泻药卖给了祖鲁人，要么就是靠干下了某些不正当的勾当发的家。喂，金赤，要是咱俩携手一起干的活，兴许倒能为本岛干出点名堂来。把它希腊化了。”

克兰利的胳膊。他的胳膊。

“想想看，你竟然得向那些猪猡告白！这世界上只有我赏识你了。你为什么不更多地信任我呢？你凭什么视我于不见呢？是海恩斯吗？要是他在这儿稍微一闹腾，我就把西摩带来，我们会狠狠地收拾他一顿，比他们收拾克莱夫·肯普索普的那次还要厉害。”

从克莱夫·肯普索普的房间里传出阔少们的喊叫声。一张张苍白的面孔：他们抱在一起，捧腹大笑。唉呀。我快断气啦！要委婉地向她透露这消息，奥布里！我这就要死啦！他围着桌子一瘸一拐地跑，衬衫被撕成一条条的，像缎带一般在空中呼扇着，裤子脱落到脚后跟上，被麦达伦学院那个手里拿着裁缝大剪刀的埃德斯追赶着。糊满了桔子酱的脸惊惶得像头小牛犊。别扒下我的裤子！你们别拿我当呆牛耍着玩！

从敞开着的窗户传出的喧嚷声，惊动了方院的暮色。耳聋的花匠系着围裙，有着一张像煞马修·阿诺德的脸，沿着幽幽的草坪推着割草机，仔细地盯着草茎屑末的飞舞。

我们自己……新异教教义……中心。

“让他呆下去吧，”斯蒂芬说。“他只不过是夜间不对头罢了。”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那么，倒底是为了什么？”勃克·穆利根不耐烦地问道。“干脆说吧。我对你是直言不讳的。现在你有什么跟我过不去的呢？”

他们停下脚步，眺望着布莱岬角，那钝角形的海岬——它就像一条酣睡中的鲸的鼻尖，浮在水面上。斯蒂芬轻轻地抽出胳膊。

“你真的想的想知道吗？”他问。

“嗯，是怎么回事？”勃克·穆利根回答说。“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啦。”

他边说边端详斯蒂芬的脸。微风掠过他的额头，轻拂着他那未经梳理的淡黄头发，使焦灼不安的银光在他的眼睛里晃动。

斯蒂芬边说边被自己的声音弄得很沮丧：

“你记得我母亲去世后，我头一次去你家那天的事吗？”

勃克·穆利根马上皱起眉头，说：

“什么？哪儿？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观念和感觉，是我唯一能记住的你为什么问这个？天哪，到底是什么？”

“你在沏茶，”斯蒂芬说，“我穿过楼梯平台去添开水。你母亲和一位客人从客厅里走出来。她问你，你的房间里有什么人。”

“噢？”勃克·穆利根说。“我可不知道我说了什么。”

“你是这么说的，”斯蒂芬回答道，“哦，只不过是迪达勒斯呗，他母亲像头畜生一样死了。”

勃克·穆利根的两颊骤然泛红了，使他显得更年轻而有魅力。

“这是我说的吗？”他问道。“啊？那又怎样呢？”

他神经质地晃了晃身子，摆脱了自己的狼狈心情。

“死亡又是什么呢？”他问道，“你母亲也罢，你也罢，我自己也罢。你只瞧见了你母亲的死。我在圣母和里奇蒙那里，每天都看见他们突然咽气，在解剖室里被开膛破肚。这是畜生也会有的那种事情，仅此而已。你母亲弥留之际，要你跪下来为她祷告，你却沒有那样做。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有可诅咒的耶稣会士的气质，只不过到了你身上就拧啦。对我来说，这根本就是个讽刺，畜生也会有的事儿。她的脑叶失灵了。她管大夫叫彼得·蒂亚泽爵士，还把被子上的毛茛饰花拽下来。哄着她，直到她咽气为止呗。她生前最后的一个愿望，你拒绝满足却反过来与我发脾气，因为我不肯像拉鲁哀特殡仪馆花钱雇来的送葬人那样号丧。真是可笑！我想必曾这么说过吧。可我并不想让你母亲死后名声受辱。”

他越说越理直气壮了。斯蒂芬遮掩着这些话语在他心坎上留下的创伤，极其冷漠地说：

“我想的不是你对我母亲的损害。”

“那是什么？”勃克·穆利根问。

“是对我的损害，”斯蒂芬回答说。

勃克·穆利根用脚后跟转了个圈儿。

“哎呀，从来没见过你这么难缠的人？”他嚷道。

他沿着胸墙飞快地走了。斯蒂芬依然站在原地，目光越过风平浪静的海洋，朝那岬角望去。此刻，海面 and 岬角朦朦胧胧地混为一片了。他两眼的脉搏在跳动，视线模糊了，感到双颊在发热。

从塔里传来朗声喊叫：

“穆利根，你在上边吗？”

“很快，来了，”勃克·穆利根回答说。

他朝斯蒂芬转过身来，并说：

“瞧瞧这片大海。它哪里在乎什么损害？跟罗耀拉断绝关系，金赤，下来吧。那个撒克逊征服者早餐要吃煎火腿片。”

他的脑袋在最高一级梯蹬那儿又停了一下，这样就刚好同塔顶一般齐了。

“不要让这件事情烦扰你。我这个人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别再那么苦思冥想啦。”

他的头消失了，然而他往下走时的低吟声从楼梯口传来：

莫再扭过脸儿去忧虑，
沉浸在爱情那苦涩的奥秘里，
因黄铜车由弗格斯驾驭。

树林的阴影穿过清晨的寂静，从楼梯口悄然无声地飘向他正在眺望着的大海。岸边和海面上，明镜般的海水正泛起一片白色，好像是被登着轻盈的鞋疾跑着的脚踹起来的一般。朦胧的海洋那雪白的胸脯。重音节成双地交融在一起。一只手拨弄着竖琴，琴弦交错，发出谐音。一对对的浪白色歌词闪烁在幽暗的潮水上。

一片云彩开始徐徐地把太阳整个儿遮住，海湾在阴影下变得越发浓绿了。这钵苦水就躺在他脚下。弗格斯之歌：我独自在家吟唱，抑制着那悠长、阴郁的和音。她的门敞开着：她巴望听到我的歌声。怀着畏惧与怜悯，我悄悄地走近她床头。她在那张简陋的床上哭泣着。为了这一句，斯蒂芬：爱情那苦涩的奥秘。

而今在何处？

她的秘藏：她那上了锁的抽屉里有几把陈旧的羽毛扇、麝